

新刻本古今圖書集成

卷之三

古今圖書集成

卷之三

明倫彙編

性理編

卷之三

洪武
御書
卷之三

卷之三

平定
安南
碑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佛曆二五三〇年十二月初版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98

(全一百冊)

版請

權勿

所翻

有印

定價：新臺幣捌萬元正

本書作者：「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編譯委員會

本書譯者：徐梵澄

編：藍吉富

主編：藍吉富

發行人：朱將元

出版社：華宇出版社

地址：台北縣中和市景平路二五九巷二四號二樓

電話：(02) 9426674 · 2477372

撥：001762513號朱將元帳戶

佛曆二五三〇年十二月初版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99

(全一百冊)

版請

權勿

所翻

有印

定 價：新臺幣捌萬元正

本書作者：「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編譯委員會

本書譯者：徐梵澄

主編：藍吉富

發行人：朱將元

出版社：華宇出版社

址：台北縣中和市景平路二五九巷二四號二樓

話：(02) 9426674 · 2477372
機：00-1762513 號朱將元帳戶

佛曆二五三〇年十二月初版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100

(全一百冊)

版請

權勿

有印

定 價：新臺幣捌萬元正

本書作者：「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編譯委員會

本書譯者：徐梵澄

主編：藍吉富

發行人：朱將元

出版社：華宇出版社

址：台北縣中和市景平路二五九巷二四號二樓
話：(02) 9426674 · 2477372
撥：00-1762513號朱將元帳戶

行政院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五二四號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98

奧義書選譯（上）

徐梵澄 譯

華宇出版社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99

奧義書選譯（中）

徐梵澄 譯

華宇出版社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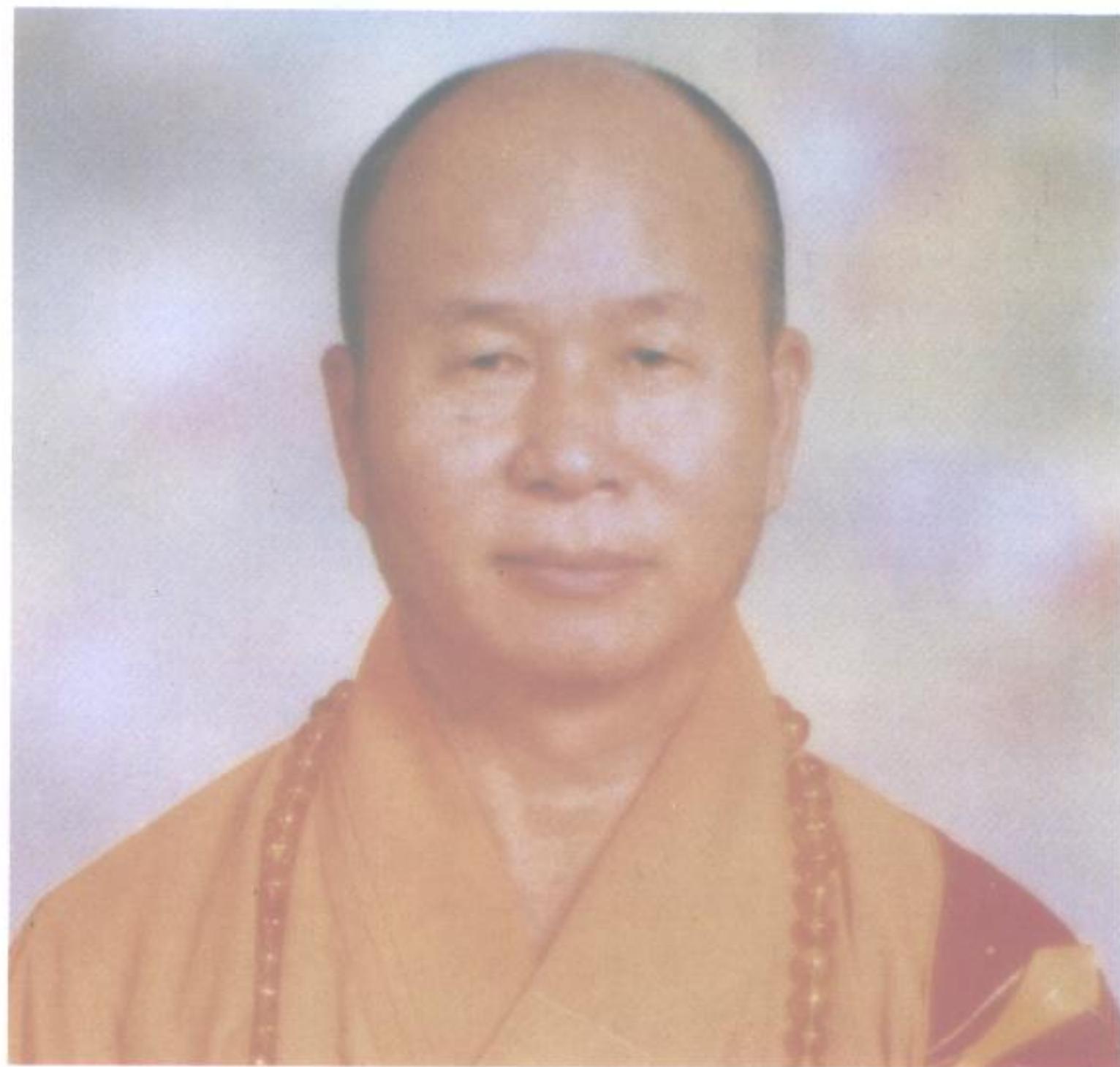
奧義書選譯（下）

徐梵澄 譯

華宇出版社

台灣省第十九屆佛教會理事長
高雄縣大崗山超峯寺住持

法智大師



贈書是件小事，
讀書是件大事，
沒有學問，一生
尊敬別人，有學
問一生受人尊敬

法智 敬贈

佛曆二五三九年十二月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一

白聖大師序

近三十餘年來，台灣佛教之發展，頗有明顯之進步迹象。其中，佛書出版之日漸蓬勃尤為衆所週知之事實。

台灣光復之初，不唯大藏經難得一見，即或單行本佛書，亦為數甚少。然時至今日，單行本佛書充斥坊間書肆，藏經之流通於世者，乃有六、七部之多。與三十年前相較，真有天淵之別。

縱觀光復以來之佛書出版史，有三件大事最值得一提：

其一，為大正藏、卍續藏之再版。此二藏之流通使台灣佛學界輕易即可請藏，佛法之普及於知識分子間，此事居功甚偉。所惜者，二藏皆東瀛人士所編，吾人不過翻版而已。

第二件大事，則為張曼濤居士所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一百冊）之出版。該書為國人自編，且全部重新排版之佛教大叢書。內容匯集民初六十年之佛學研究成果，頗便初學。

然現代佛教學術叢刊雖為新編新版，內容則悉取自舊有佛教書刊，故較乏新義，就介紹新知之立場以觀，自有所不足。此次朱蔣元、張光雄二居士鳩巨資

、開譯場，由藍吉富居士主編，選取國際佛學典籍百種，悉逐譯為中文，編成「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大叢書，其事較前此二大事更饒意義，亦更為艱難。謂之為光復以來台灣佛書出版史之第三座里程碑，實非過甚之辭。

聞該書第一輯即將出版，朱居士索序於余，因贅數語，以誌隨喜讚歎之意云爾。

白雲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二

印順大師序

華宇出版社編譯出版「世界佛學名著譯叢」，共一百冊，介紹近代國際佛教學術界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與研究工具等，雖以日文作品為主，但內容是偏及各方面的。對於提昇國內佛學水準來說，相信會有重大影響的！

我們中國佛教，過去經長期的翻譯、研求與闡揚，到隋唐而大成。這是以中期的「大乘佛法」為主，上通初期的「佛法」，下及後期的「秘密大乘佛法」。中國固有的佛教，基礎異常深厚，日本佛教就是承受這一學統，適應現代，展開新的研究而有所成就。以中國人的智慧來說，如能重視中國傳譯的無數聖典，各宗奧義，進一步的攝取各地區的佛法，參考現代國際佛學界的研究成果，研究、抉擇而予以貫攝，相信會有更好的研究成績，佛教也一定能更充實光大起來。遺憾的是：時代是無休止的動亂，佛教受到太多的困擾；傳統的佛教界，又不能重視佛學。這才使國內佛教學的研究環境、研究水準，遠遠的落後於國外，無法適應趕上，這真是近代中國佛教的痛事！

我覺得，三十年來，由於政治安定與經濟繁榮，宗教自由，佛學界也有了新趨勢，對於佛教學的研究

發展，已有了可能性。「世界佛學名著譯叢」，在這時編譯發行，真是適應時機的明智之舉！無疑的將使中國佛學界，能擴大研究的視野，增進研究的方法，特別是梵、巴、藏文——有關國際佛學語文的重視與學習，能引導國內的佛學研究，進入世界佛教學的研究領域。這部書的出版，將促成國內佛學研究的一個新的開始。

印 前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三

星雲大師序

十九世紀以來，歐美列強，由於政治、經濟、宗教等因素，對東方文化爭相關注。西洋的佛學研究，即造端於此。其後，在漢學、東洋學、比較宗教學等領域裏，常有涉及佛教的論題。佛教研究乃日漸興盛，終至有「佛教學」一門學科產生。

日本在十九世紀末、南條文雄、高楠順次郎等人自歐洲留學回國以後，其佛教研究態度及方法，乃逐漸脫離傳統形式而取法西洋。近百年來，該國佛教大學成立數十所，研究人才充斥學術界，佛書之刊行量，亦為舉世所矚目。

像日本西洋這類佛教研究，大多站在學術、文化立場，是人本主義的。其優點是能廣泛應用梵、巴、藏、漢等各種語文資料，以及史學、社會科學、考古學等方法。因此，其目標雖非着眼於弘法，然而，於史實真相之探求，各地佛教發展的軌跡，也頗有可以取資之處。吾人如能以漢譯大藏等資料為基礎，輔以此類西洋日本的學術成果，則其能獲得較圓滿的研究結論，自是可以預卜。

華宇出版社近擬發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大叢書，內含歐、美、日本佛學名著一百種，並悉譯為

中文。這是一件有意義的學術文化事業，值得隨喜。
朱蔣元居士徵序於余，乃略述數語如此。

星雲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四

淨心大師序

佛教研究大體可以分爲兩方面，一種是信仰式的研究，亦即站在信仰角度爲佛法所作的各種解析或闡釋。另一種是非信仰式的研究，亦即站在求知的立場，去探索佛教的內涵、發展及其影響。

第一種研究也就是傳統的佛學，從印度部派佛教、錫蘭覺音的各種註疏、大乘之中觀、瑜伽、如來藏三系的義理體系，以及中日韓各國的教義組織等，都屬於這一類。至於第二種非信仰式的研究，則起源於近代西方。由於西洋人對東方宗教的好奇、探索而形成的專門的「佛教學」。這種具有西洋學術特徵的佛教學，從十九世紀以來，迄今爲止，已經成爲人文科學中的一大環節，而爲歐、美，尤其是日本學術界所重視。

我國是大乘佛教的第二祖國，對於傳統研究，曾經在古代大放異彩，也爲東亞文化增加了不少極具深度的精彩內容。可惜，到近世以來，不唯對西方的客觀佛教研究頗爲陌生，而且在傳統學方面，也未能有較爲醒目的成果，比起曾受我國佛教孕育的東瀛佛學而言，也頗有遜色。這當然不是任何中國佛教徒所樂見的。因此，如何振衰起蔽，該是目前大家所應共同

思索的問題。

這次，朱蔣元、張光雄二居士籌印「世界佛學名著譯叢」，擬翻譯當代佛學名著一百種為中文。這一龐大的文化事業，恰好為「如何復興中國佛學」提出一種有力的方案。相信這部書的完成，將會為當代中國的佛學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其學術意義與價值，是值得讚揚的。

淨心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五

演培大師序

自釋尊涅槃之後，中印各國的佛教，由歷代大德繼續傳承。由這種傳統沿續下來的佛教，有一種共通的特質，即較偏重佛教義理的疏釋與推演，而忽略史實的研求與確認。這種特質固然使佛教義理形成龐大精深的體系，但是由於忽視歷史的精確性，也往往使後人對前後期佛法混淆不分。

近代日本、西洋的佛教研究，與上述傳統方式正好相反。他們大抵從史實的推求着眼。雖然在義理研求方面不如古人，但是對史實的重視，則較古人為甚。因此較能釐清佛法的歷史發展，而不致混淆。加上研究視野及範圍，都較前人寬廣，乃使「佛教研究」蔚成一大學術王國。舉凡文學、美術、音樂、史學、哲學、醫學、天文、歷法……等層面，都可以在佛教研究裏深入地涉及。

因此，儘管這種研究也有其缺失而不能完全仰賴，但是可資取法之處亦不算少。尤其我國佛學界在這方面頗為陌生，如能吸收進來作為國人研究上的參考資料，對我國佛學的推展，必有相當程度的貢獻。這次華宇出版社印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所選譯的一百部書，幾可謂為近代國際佛學成果的縮影。全書

出齊後，對我國佛學界的裨益，是可以預卜的。我很高興能見到這件文化壯舉的推出，並且樂於向國人推薦。

漁 爻

永惺大師序

兩千多年來，佛教在亞洲各國的弘傳，大體發展成下列六大系統。此即印度佛教、南傳佛教、中亞佛教、中國佛教、西藏佛教、與日韓佛教。這六大系統之中，除了印度與中亞兩大系統已告衰竭之外、其餘各系統都仍然是該地區人民的重要宗教信仰。佛教對世界影響之大、佛法瀰漫人間之廣、由此可見一斑。

我國舊日的佛教研究，一向局限於傳統中國佛教內涵的探索，對於其他各系的教義發展及傳播，較少專著出現。因此，一般人除了知道一些印度佛教的皮毛之外，對中亞、西藏、南傳、及日韓各系、往往毫無所知。在國際關係至為頻繁的今日，這不能不說是一項缺憾。

近數年來，對這一問題開始措意的學界人士、漸不乏人、而作大規模介紹的，當以華宇出版社這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為最為矚目。這部譯叢不祇介紹世界各系的佛教，而且也逐譯甚多二十世紀的嶄新佛教研究成果。因此，這不祇可以擴大國人的佛教研究視野，而且也可為國內的佛學研究，作一次紮根工作。這種氣魄與願力，實在值得讚嘆隨喜。

余弘化香江多年，對佛教文化與教育的關懷，一

直未敢稍懈，因此，看到華宇出版社推出這部皇皇巨著，乃頗有「深得我心」的感覺。一九八六年歲末，華宇出版社朱蔣居士與佛教學者藍吉富教授來香港造訪，為「譯叢」索序於余，故略贅數語，以為之序。

釋水怪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七

聖印大師序

從十九世紀末期以來，由於人類知識的爆發性進展，使佛教的研究與信仰方式，也產生極大的變化。不論研究者或信仰者，對於佛教的認識與研索態度，都愈來愈深入，愈來愈不盲從。

在這種情勢下，現代的弘法人員，如果只沿襲舊有的方式、一成不變地從事弘法工作的話，恐怕很難收到預期的效果，更難以使那些喜好深入理解佛法的現代知識份子感到滿足。職是之故，吸收融匯國際學術界的佛教研究成果，去其糟粕，取其精華，並以之為弘法素材，這應是自下佛教弘法人員的當務之急。

華宇出版社朱蔣元居士有鑒於此，乃聘請佛教文獻學者藍吉富居士及青年學者多人，成立「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編譯委員會」，費時歷四年，耗資數千萬，編成「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大叢書，內含國際佛學名著達百冊之數。像這樣龐大的文化事業，設非發大心、弘大法者，何能如此！

衲忝為弘法工作者之一員，數十年來奔走海內外，深知佛教弘法事業之甘苦，更深知佛教文化事業之不易為。因此，對朱居士之大氣魄、大發心，深感讚嘆。朱居士徵序於予，隨喜之餘，爰贅數語如此。

THE GP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八

編者序

近百年來，國際佛學界有幾項重大的發展。其一為世界各地佛教歷史及內容的發掘。印度、中國之外，錫蘭、西藏、中亞（西域）、日本、韓國等系佛教的特色與價值，逐漸大白於世。乃使世人瞭解佛教的歷史發展，是如此波瀾壯闊；佛教的修持與義理，是如此龐大恢宏。

其二是研究方法的大幅度革新。梵語、巴利語、藏語、華語的並行；考古學、歷史學、社會學、哲學、比較宗教學……等輔助學科的應用，使「佛教是什麼？」「佛教在人類史上曾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等問題，也逐步地得到解答。

由於研究範圍與視野的擴大，以及研究方法的革新，使現代佛教研究的方式與成果，大異從前。而從各國佛教大學或佛教科系的林立，也都可以看出佛學在國際人文學術界所受的重視。然而，很可惜的是，學術界這種研究風氣對我國並未能有若何影響。國內沒有佛教大學或科系，也沒有任何專研佛學的常在學術團體，研究方法也少有人能邁步走出舊有的研究領域之外。

視野狹窄與國際研究狀況的不熟諳，是我國佛學

研究停滯不前的主要原因。因此，我們才將近百年來外國佛教研究的成果，引介給國人。當然，外國著述並不一定盡善盡美，但是，去認識它們的方法、態度、與成果，則是現代中國佛學界所不可或缺的。這種認識，很可能是佛教研究全面革新的開始。

稍諳學術與出版狀況的人都知道，目前從事這一龐大的工作是相當艱鉅的。以我們目前的財力與人力，一定很難達到理想的標準。但是，我們堅信：「動手做一定比空口說要好！」因此，我們才不計較現實條件的不足，而毅然起步。

華宇出版社的朱蔣元、張光雄二先生，在極其困難的現實環境下，仍然毫不動搖地支持這件事。這種爲佛法、爲文化而傾力以赴的精神，決非徒然空口說白話的書生者流所能企及。這部書之能夠圓滿出版，兩位先生當是最直接的催生者。

李吉甫

出版前言

中國歷史上的佛書翻譯工作，其持續之久，績效之大，是衆所週知的。從文化學的角度來看，這是將印度文化移植入中國的歷史偉業，也是人類歷史上，文化交流現象的奇蹟。

雖然如此，古代中國人對印度典籍的遂譯。由於立場是宗教信仰式的，因此，在取材上也大體不離宗教信仰的範圍。換句話說，絕大多數的譯籍，都是爲信仰佛教而設的。至於純粹爲理解印度文化而翻譯的書，則甚不易覓。

這種現象本來無可厚非。但是，當後人在展閱現存的千餘部古譯佛典時，却容易產生兩種錯誤的印象。一種是誤以爲印度的主流文化就是佛教文化。一種是以爲除了佛教之外，印度的其他文化產物是貧乏而不堪一顧的。而事實上，印度的主流文化是婆羅門教傳統，而且，除了佛典之外，婆羅門教傳統（含印度教）也有屬於衆多教派的不同教典。另外，耆那教等宗教也有豐富的文獻。換句話說，佛教雖然是印度文化中之重要內涵之一，但却不是全部。要全面地瞭解印度文化，只閱讀佛典是不足的。

以古典印度文化爲例，像「吠陀」、「梵書」、

「奧義書」、兩大史詩、「摩奴法典」等書，都是印度文化的精髓。其與印度人的關係，就像四書五經與中國人的關係一樣，是密不可分的。即使是以革新印度舊有宗教文化為號召的佛教，其教義體系之中，也有很多地方是沿襲這些古老印度傳統的。要研究佛教，如果全然不理會這種傳統，則對佛教的淵源、思想背景與革新的緣由等方面，自是不容易釐清。由此可見，只依賴佛典要瞭解全盤印度文化當然有所不足。不祇此也，如果完全不仰賴外典，只依據佛書來考求佛教的特質及其在印度文化中的地位，有時也難免會陷入自以爲是的主觀偏見而不自知。因此，即使是只研究佛教，對於印度的其他宗教文化傳統也是不可完全忽略的。我們之所以將這部並非佛典的「奧義書」收入「譯叢」之中，其理由即在於此。

本書是「奧義書」的選譯。由於所譯共計五十種，因此，譯者原本將書名命爲「五十奧義書」。這一書名，乍看頗爲費解，所以，在收入「譯叢」時，我們將它改稱爲「奧義書選譯」，這一點是要請譯者與讀者鑒諒的。

有關「奧義書」的內容及研究狀況，請參閱本書卷首所附的「奧義書解題」一文。中外文的相關參考資料，則請參閱下冊所附的參考書目。這兩種附錄是

「譯叢」編輯部所加的，希望能對讀者稍有助益。

譯者徐梵澄先生，湖南長沙人。是民國以來，少數遠赴印度研究印度文化的我國人士之一。徐先生譯著雖不多見，但是僅此一部「奧義書選譯」，也足以使他在近世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一席重要地位。這部書譯自梵文，而不是由英日文轉譯，所譯雖非全集，但是五十種也囊括了「奧義書」的精要；加上卷首有一導論（譯者序），每篇又有引言，有注釋，體例甚合國人需要。而且譯者本人又耗費數十年的時間在印度求道與研學，數十年的功力及其對印度宗教文化的深入體會，乃使其所譯與一般純係文字上的逐譯作品不同。因此，「譯叢」編輯同仁樂於向讀者推薦此書。請多加吟味、咀嚼。

奧義書解題

原實 撰

—「譯叢」編委會編譯

〔語義〕 奧義書是廣義吠陀文獻的最後部份，又稱為吠檀多（*Vedānta*）。這是長時期彙集而成的文獻。總數約二百種，內容有散文，也有韻文。

奧義書的梵語為 *upa-ni-sad*。此詞的語意有很多種不同的說法。就語源上說，它有「對峙」「親近接觸」之意。可能取師徒之間「近坐」（近侍）的意思，但在所有古文獻裏，對該字的意義都沒有明確的敍述。從「沙他帕他梵書」（*Śatpatha Brāhmaṇa*）以來的文獻所採用的都是「對照」與「對質化」的意思，也就是「汝即是它」（*tat tvam asi*）的究極相連之大小宇宙的對照與對質化。也許這意義符合了敍述結合關係的古奧義書文獻的內容，因此學者們就把它翻譯成「不可思議的同一化」或「結合」，由此乃產生奧義與秘義的意思。

〔種類〕 一般而言，冠上奧義書之名的文獻，大約出現了一〇八種，其中十三種是吠陀的奧義書，與其他各種不同。若由文體加以區別的話，可分下列各類：

古代散文奧義書：Brñadāranyaka、Chāndogya
Kausītaki、Aitareya、Ta-
ittirīya、Kena。

韻文奧義書：Īśā、Kaṭha、Kāṭhaka、Ś-
vetāśvatara、Mundaka。

新式散文奧義書：Pra'sna、Māṇḍūkya、Maitri
Maitrāyaṇa。

此外，到二十世紀才發現的散文奧義書有Chāgareya與Ārṣeya二種；韻文奧義書有Bhāskaramanta一種。從它們與佛典的關係來推測，這些奧義書的年代大約在西元前六百年到西元二百年之間（參閱中村元《初期のヴェーダーンタ哲學》p.14-57）。

〔思想〕 奧義書的中心思想，若用一句話加以概括，可以說它是在探究「梵我一如」的究極根本原理。由於這根本原理並非梵書中的生主Prajāpati，而且此時貴族也已取代祭司而登上舞台，因此我們可以依此推知當時社會對祭祀萬能之僧職權威的反動。此外，對唯一根本原理的探索是梨俱吠陀（RV）第十卷哲字讚歌（Purusa、Prāna、aksara等等）以來的傳統。從歷年來學術界對「梵」「我」的文獻學研究成果可以清楚地看出此二概念晉昇為奧義書最高原理的歷程。

一而一切，脫離相對，超越比較，斷絕言慮，不立文字等諸境界是不滅的。在完全一致的情況下，發現不變的宇宙性與個人性的究極原理，正是奧義哲學的精髓。

〔研究〕 十七世紀中葉，蒙兀兒帝國王子，篤學的 Mohammed Dara Shakoh 用 Oupnek'hat 之名，將五十篇奧義書翻譯成波斯文。一八〇一～二年 Anquetil Duperron 將它翻譯成拉丁文介紹給西方學者。哲學家叔本華的學生 P. Deussen 將具體代表性的奧義書六十篇翻譯成德文，這真是不朽的業績。

與這些哲學家的浪漫式評價相反的另一種探討方式，是宗教民俗學等實證的批判或研究。這些專家學者，在奧義書中的「原始的思考（尤其是對睡眠的追索）」方面從事探討，他們在古代祭儀中尋出奧義書之世界觀的基型，而且相當成功地將它定在正確的位置上。其中重要的是在奧義書之中，古樸原始的成分與現代的哲學性、組織性的成分都融為一體。這個特徵，預示了後代印度一般世界觀的一種性格。

——譯自「佛典解題事典」三百
二十二頁。